

# 除暴安良，威震一方

## 冯玉祥副官李精一轶事

在古村朱家峪中南部，有一典型的山村民居，青石青砖筑成，颇为古朴典雅，这就是冯玉祥副官李精一的故居。李精一曾任西安“国大”代表，解放后，他回乡隐居，直至去世。



李精一



冯玉祥

□翟伯成

### 文峰山下古朴宅院

李精一故居是由两处典型的山地四合院组成。大门皆朝西，北院大门十分气派，为如意门，硬山顶，清水脊。门设在檐柱间，门框两侧是“磨砖对缝”的砌砖墙。门外上部顶端两侧绘有图案，门楣上装饰有门簪，门外与墙体内侧之间为精致的水磨砖墙花纹，门前有雕刻细腻的门墩，砖雕图案各异，精巧别致。院内房屋已破败，现已修复如旧，为古村朱家峪重要的景点。

南院也是李家的家业，大门古朴。尤其是院落大门内的影壁十分奇特，在影壁后面墙上方有约0.75平方米的口，装有木板门，下方有一小长方能抽开的木板小口。青石板底座，下空。其影壁内空，可以盛粮食，上方的口为盛粮食的进仓口，下口为放粮食出口。可谓“囿形影壁”。影壁顶上有脊，并覆瓦，壁心上书“福”字，颇有创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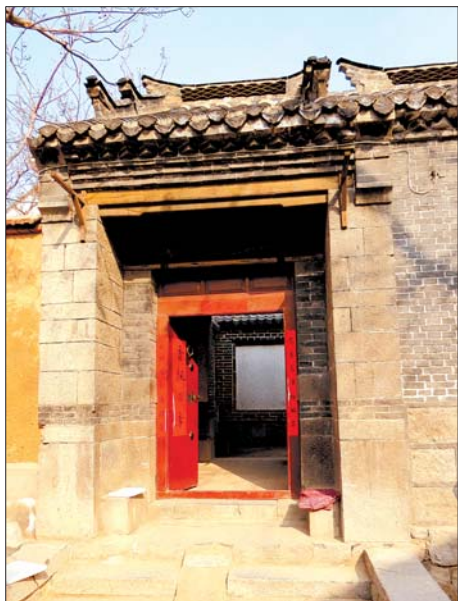
### 追随冯玉祥抗日

李精一，章丘朱家峪人，出生于1905年9月10日。为人性情刚强，仗义执言。其资性聪敏，自幼读书一目十行，过目成诵，记忆惊人。李精一曾教过私塾，当过小学教员。1927年5月，冯玉祥在西安就任国民党第二集团军总司令，李精一被提升为连长，时年22岁。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冯玉祥积极主张抗日，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独裁统治。李精一作为冯玉祥的得力助手，又颇有才干，很快就被提升为团长。1933年5月，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，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，任总司令。李精一积极响应，主张联合各界抗日。后冯玉祥委任李精一为其副官，时年仅28岁。
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冯玉祥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。因冯蒋政见不合，不久冯被蒋介石撤职，李精一随冯玉祥赴各国考察，发表反蒋言论，积极抗日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李精一任西安“珍珠泉”浴池（当时为西安重要的社会活动场所，章丘人焦大镇为总经理）副经理，西安“国大”代表，三十职保主任。解放后，李精一在上海百货公司批发站工作。晚年，回故乡朱家峪，病故于1968年10月2日，终年63岁。

### 震慑“西安三霸”

上世纪20年代初，章丘普集焦家庄人焦大镇，十分精通拳脚武术，先在济南创建“铭新”浴池，不几年，又在古都西安繁华地段解放路创办了珍珠泉浴池；30年代，又在尚仁路中段西侧创建珍珠泉浴池总部，这是西安首家现代化浴池，至今仍是著名的老字号浴池。这时期，冯玉祥总司令正统率国民党第二集团军驻军西安。每当冯玉祥去珍珠泉浴身，总带着他的



李精一故居北门

贴身护卫李精一。不久，李精一便结识了章丘老乡——珍珠泉浴池经理焦大镇，因二人秉性相近，说话相投，便结为挚友。

1931年孟冬，李精一已被冯玉祥提升为团长。一日晚，焦大镇匆忙来见李精一，焦躁不安地对李说：“仁兄，今天下午，三名匪霸来我浴池，不付钱也罢，临走时，掏出一匕首，将一封信猛插在我的办公桌上，然后甩袖而去……这三个人绰号为‘西安三霸’。”李精一接过信，信中云：“久闻武艺大名，昔日无缘求教，特吉定本月初九上午九时，在‘西安比武场’求师讨教，务请届时到场，不得有误！否则，吾等即登门造访。”李精一看后十分关切地说：“焦经理，这三名歹徒心怀武艺，又是武林界的败类，您要当心，但不必惧怕，谨慎做好比武准备，届时到场，我一定会助你一臂之力！”

随后，李精一带着信向冯玉祥禀报此事。为稳定西安的治安，冯玉祥同意李精一出兵为焦经理助威，并震慑匪霸的嚣张气焰，以稳定社会秩序。

比武之日上午一早，李精一骑着高头大马，腰系手枪，身挎长剑，全副武装率兵坐镇西安比武场。观武台居南向北，李精一“观武督阵”。九点时分，三名匪霸准时赶来。他们一进入比武场，从未遇见这般布军阵势，蓦然惊呆了！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焦大镇背后竟有如此军政要员来撑腰。

李精一“先发制人”，三名歹徒当面交出了暗器，即刻被缉拿。原来，三名匪霸早闻焦大镇武艺高强，若单打决不会取胜。在比武中打算偷偷顺手从身上取出钢球等暗器，紧握手中，猛击对手头部致命穴位，即可取胜。这回“蝗虫遇见螳螂”，他们遇到高手了。从此后，焦大镇的“珍珠泉”浴池安然无恙，更加红火起来，遂成为当地军政要员常去的交际场所。

## 走进古村落梭庄

□高东安

沿光滑而又斑驳的石板路往东进入梭庄街里，淳朴的古村落气息扑面而来。残存的老屋石墙，幽深曲折的小巷，更有那泉眼溪流连缀不断，难怪有“一河、二沟、十三峪、七十二泉”之说。看来，当年“一门三代七举人五进士”的李氏家族真的是选对了这方风水宝地。保存完好的李氏祠堂就矗立在街中心路北，坐北朝南，气势恢宏，明清建筑风格，名为“君子堂”。院落左侧，立有两块李氏族谱碑，在岁月风雨里显示着光宗耀祖的贤达。与族谱碑相呼应的右侧，一棵被称为梭罗树的参天大树挺拔耸立，虽历经几百年，依然枝繁叶茂，生机无限。听村中老人讲，清顺治年间，李氏先祖在福建做官时勤政廉洁，备受百姓爱戴。后荣归故里时，当地人特送这与佛教有关的神树以作纪念。怎承想它移植在冬季寒冷的北方竟能适应存活下来，因而被村民视为神圣之树、吉祥之树。

隔一水塘，与祠堂相对应建在涵洞之上的南阁临靠大街，从西侧拾级而上，阁内北面敞开，可凭栏观赏清水塘小景；东西西南三面墙上的壁画虽年代久远，斑

驳残缺，但依旧神韵四溢，或山水，或人物，其线条勾勒与着色简明淡雅，是一幅难得的原始画卷。

离此处不远，一镇村之宝类似狮子模样的石雕神兽蹲在路边，已守望梭庄这一世外桃源400多年，在世世代代的村民眼里，它凶猛驱邪，护村保平安，是一瑞兽。这不，一游客走向前去，虔诚地将一红绸带系在了它的脖子上。

继续东行，村外层层麦田高低村落，一片葱茏。道道沟壑间，一条蜿蜒小路直通半山腰的雪山寺。据史料记载，此寺为宋代范仲淹所建。700多年后的今天，已是破败失修，几十方珍贵的碑碣寂寞地沉睡在荒草乱石中，令人平添了几分苍凉感慨——章丘与范公故乡苏州虽相去千里，但范公发自内心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呼声，依然萦绕回荡在神州大地的每一处山山水水之间。

范公之魂归来兮。  
天近中午时，前来梭庄观光游玩的人仍络绎不绝。在返回的路口，上车前我禁不住再望一眼古色古香的梭庄，一个古村落的活标本在瞬间定格。

## 小雨感怀

2016年5月9日，阴有小雨。  
窗外，细雨霏霏。  
早饭过后，不知不觉走到窗前，透过被雨水擦过的纱窗，看着街上人来人往，或漫步其中，享受这贵如油的春雨；或疾步如飞，躲避这会打湿衣襟的细雨……而我，却独爱这伴着清风夹着雨丝扑面而来的清新气息和淡淡的草香。

大概，诗人都是因为喜欢这雨而心生情愫的，“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。”韩愈告诉张籍早春的小雨和草色是一年春光中最美的东西，不知要胜过那满城的烟柳多少倍。“沾衣欲湿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杨柳风”大概诗人总是细腻和敏感的，用衣裳的似湿未湿来形容初春细雨的若有若无，这样的天气，迎着春分，和着春雨，没有一丝寒意，怎能不让人想去踏春远足呢？

而我最欣赏的，还要数张志和“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”的悠闲与洒脱。

只是现在的世人，大多奔波劳碌，忙于钻营，忙于事利，文化和食品都成了快餐，除了那些文人墨客，又有多少人赏雨感怀的兴致呢？而我也早已被这黑白社会同化了，没有了心底最初的那份情怀。都说“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”，而经过岁月的洗礼和风雨的捶打后，有多少人还能保有最初的理想、目标和准则。

## 春游东岭山

清明时节攀东岭，峰回路转谒三僧①。  
晓月出处仍氤氲，大夫石②前有新生。  
孟白平湖山影印，金龟探海③眺海东。  
山青水秀美如画，无限风光赛仙境。

注释：①三僧：指山顶北侧的三座奇峰，分别叫“大和尚”“二和尚”“三和尚”。当地群众称其为“三和尚上山”，是东岭

窗外，细雨纷纷。  
真不知道，是不是人们都会因为有了这雨，而易生感伤的回忆，但也正是如此，才能更清醒更真实地感受到自己的存在。这样的雨，这样的心境，竟让我不自觉地想起戴望舒的《雨巷》，只是那一句，“撑着油纸伞，独自彷徨在悠长、悠长又寂寥的雨巷，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般结着仇怨的姑娘。”且不说诗人是在营造什么样的古典朦胧之美，也不想诗人是不是要表达内心的痛苦与踌躇，单单是这份诗意和凄婉的意境，就让人不自觉地回味其中，淡淡的忧伤，优雅而幽静。

窗外，细雨绵绵。  
虽然雨丝打乱了节奏，扰乱了视线，甚至分不清界限，却让世界渐渐安静。展一卷书墨，品一杯香茗，点一盏心灯，享一时静谧。滴滴答答声中，春天就这样迈着轻盈的步子来到我们身边，转眼间已然五月，素白芬芳的栀子花，应该就要开放了吧，没有牡丹的雍容，却尽显高贵；没有桂花的飘香，却淡然雅致。那就走出去吧，捡起被时间碾碎的勇气，让双脚沾满清香的泥……

窗外，细雨沙沙。  
这个盛夏，若有芬芳，愿与君同。

（作者：章丘市福泰小学语文教师 李念）

山著名景点之一。  
②大夫石：指山下的一块巨石，石上有古人刻的诗词。传说此石是一位普救众生的神医所化。旧时，当地群众有疾者求之，皆痊愈，故拜此石为“石大夫爷”。  
③金龟探海：指山上的一块奇石，因酷似海龟而得名，此石昂首眺望大海，故曰“金龟探海”，是东岭山上的著名景点之一。  
（章丘七中退休教师 郑应忠）